

从105国道向西，过长河大桥，就进入了太湖县老城地界。

第一站是灯笼街。在这条弄一样的街，我并没有看到灯笼，但我确信这是一条街。虽然窄小，但可以筛掉车流、喧嚣和匆匆，两旁平房低矮，有的翻新过，有的上了锁，锈迹里藏着厚厚的时光。走走停停，我的衣着和我的年龄一样并不光鲜，但是站在灯笼街上的我依然引来了门洞和小店铺里的目光。

在一栋两层的旧楼前停了下来。看到了花雕格窗户，朝街，并排三个，深褐色，蒙尘。我数了数它的花雕，当年木匠做这样一扇窗户，需要侍弄多少碎木、榫头？那满篮子的木匠工具，每一样过手几百次还是上千次？那扇窗需要一个木匠做几天才能完工？而它只不过是一个不足一米见方的平面。古人对精致的追求，从来不计成本吧。

看到剃头店、小商品店，以及半掩的门扉、长草的杂院、露出破痕的土墙，还有安静坐着的老人。要不是外人的闯入，他们也许不会抬起头。坐在低矮的门楣前，他们布满深沟的脸庞、安详的眼神和缓慢的动作，与这灯笼街的气质完全契合。

也有小小的喧闹，来自茶座。这小小巷子里，竟然有三五个茶座，拥挤的方桌边坐满了人，光线

清雅太湖

在我老家，有两座太湖名山：香茗山和驼龙山。香茗山常年云遮雾罩，加上李白、王阳明、解缙等人曾来此游玩，很神秘，也平添几分灵气。驼龙山矗立长河岸边，矿石资源丰富，风水独特，是座宝山。历史上的太湖县令为了税源几乎人人都到过此山。

两山之间是徐家桥，再往南则是烟波浩渺的泊湖，有白鸥欢快地翔集。

那一带是古地中海。一亿年前，地壳运动形成了山地、长江和众多湖泊。泊湖就是长江下游太湖县最南边的一个湖，如一颗硕大的明珠镶嵌在宿松、太湖、望江三县之间，民国之前曾是三县的水上高速公路，白帆林立，渔歌阵阵，庞大的人流物流形成了太湖最大的水陆集散地——徐家桥。

旧时徐桥的老街遐迩闻名，像雨后彩虹一般光芒四射，方圆百里的百姓都来赶集。徽派风格的马头墙，皖西南风格的珩条小瓦，高低错落的店铺，沧桑斑驳的青石路面，清啼鬼叫的女人，与吴依软语的戴望舒式的雨巷迥然有别。可惜朱湘（太湖县百草林人）来去匆匆，却没有留下诗句。

由徐家桥往北二十里许，是古镇新仓，曾是长河水系的大渡口。徐桥和新仓都是水码头，但不同水系，两者转运需经过陆路的驼龙山下的三坝口。所以三坝口商铺林立，也十分热闹。

走老城

郭全华

暗淡，秩序井然，聚集着高高低低的声音，他们用半上午对付一壶茶，用半下午对付一手不论好坏的牌。我突然想到京剧，有人说它是老人的艺术，京剧不乏快速激烈的旋律，但更多的是一句话要唱到年轻人快发疯的时候才算结束。我盯着屋里神情专注的老人，他们每个人不都是一句京剧台词吗？

灯笼街并不长，很快就能走完，但它的小巧、平和、安逸却是别处无法感受到的。

老城最突出的标志是老河街。站在西头入口处，一栋虽锁着但门块已经残缺的房子，是曾经大名鼎鼎的老城仔猪交易所。儿时村里一位老伯清早搭班车到县城仔猪交易所抢购仔猪，为了不让仔猪饿着，他把自己的早点和中餐都给仔猪做了食物，饿着肚子把猪仔扛回家，一进门就瘫倒在地。儿子说爸爸傻，只有老婆心疼得擦眼泪。还有个伤心故事：一个有些憨的农民买好了仔猪，拿出十块钱，卖方拿着他给的十块钱去换，一直没回来，他就去看，没找着人，回来抱猪，猪也被人抱走了，结果钱和猪都没了。没有谁把这当成道德故事，说和听，只是想说明这个仔猪交易所曾经热闹过、拥挤过。

走河街，就是从标注岁月刻度的条石上走过。远远望去，整条街就像一条老旧的河，踩在条石上的人仿佛以石为船，缓缓游弋。这些石头嵌入河街的年头，三百年还是一百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想蹲下去，摸一摸，闻一闻。透过临街房子破落的外衣，脑海里一一还原出当年的峥嵘：这是城关医院，那是经常排长队的供销社，对面是人满为患的新华书店……前面还有个竹器店，我忍不住进去看看，用手机拍下已经成品的工艺。这些都是新城无法复制的过往。

继续往前，看到了一个小女孩从伸进街一侧的一间长条形的狭小房子里走出来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这里只有老人，女孩一定是来看爷爷奶奶的，眼里自然没有沧桑或者伤感，也看不到满屋子的杂碎和陈旧。她大声喊着爷爷、奶奶，吃着老人留给她的点心，沿着河街小跑，也蹲着看地上的蚂蚁。我有些恍惚：这不就是当年的时光吗？

穿过河街，在老城菜市场吃了一碗地道的太湖炒豆粿，与店主聊了一阵天，喝了猴子井水泡的茶，很是舒畅。然后一直向东，过了南畝，到了长河湾。长河被称为太湖

的母亲河。沿着长河大堤，田野的生机与河水的清亮组成了安静而美好的风景。河湾水面游着一对鸳鸯，一会向上向下，一会向左向右，像一对夫妻，尽显优雅之态。

倘若沿着河堤往东走，可以走到新仓镇，可以抵达安庆。

走了一天，腿有些软。沿南园村绕回老城北正街，是一条商品街，太湖城乡商品集散地，拥挤而热闹。据说宿松县很多人在此做生意，又在这里买房定居，孩子自然就可以在太湖读书。由此看来，老城并不是一个遗弃之地。

老城一日，两万步不算多。这里有太多的太湖往事、人物和华章，它与太湖新城互为呼应。



郭全华，太湖县作协主席，在各级纸媒发表诗文小说一千余件，有作品多部，获奖若干。

徐家桥的黄梅歌

何慧冰

去三坝口二里许，有地曰“胡昌畝”，是黄梅戏名旦胡普伢出生的老屋场。前有巍巍驼龙山，后有滚滚长河水，秋托芒花，冬寄霜雪，都曾见证过清代同光年间胡普伢的故事。胡普伢是山间的一颗流星，一个奇迹，她酷爱戏曲，不愿做一个可怜的童养媳，逃离婆家，投奔望江蔡仲贤的戏班，成为安徽黄梅戏史上第一个女演员。虽命运多舛，但演技精湛，培养了丁永泉等众多黄梅名角。从师承关系看，她也是严凤英的师奶。新仓、徐桥的百姓称她为“戏子娘娘”，至今这里还有一种说法：“普伢一到，人欢狗叫。”

昔日徐家桥太热闹，被称为小上海。黄梅戏名角蔡仲贤、韦春台、胡普伢经常来街上唱戏。三打七唱的锣声，惹得小媳妇心里发痒。据专家考证，《菜刀记》的故事就发生在街上斑驳、长长的巷子里。

徐家桥有大码头，通泊湖，通长江，通安庆、南京、上海。朱湘到上海、南京走的是这条路，少年赵朴初去安庆、上海走的也是这条路。满街的客商，缥缈的黄梅调，

正如开旅店的柳凤英在《小辞店》里唱的：“到春来宿的是芜湖南京上海，到夏来宿的是望江宿松石牌，到秋来宿的是安庆桐城一带，到冬来宿的是徽州歙县石台……”

黄梅戏史称怀腔，再早，叫花鼓淫戏。靡靡之音勾魂摄魄，屡遭官府禁演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八月二十九日的上海《申报》首次出现“黄梅调”名称，并谓“少年子弟及乡僻妇女，皆喜听之，伤风败俗，莫此为甚”。太湖人素喜黄梅山歌、小调。我孩童时候，常听大人们唱“田里插田田里清，稻棵抄上出金银”之类的山歌。及新仓初中毕业，迎来改革开放的文艺春天，大量的黄梅戏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在新仓、徐桥的各个村落传唱。黄梅戏是流淌在太湖人血脉里的歌。太湖出龙灯、挑花篮、踩高跷、舞莲厢等民间文艺，异于楚文化，别于吴文化，大概孕育了独特的黄梅戏曲基因。

戏曲是人民心中的歌，需要经过几十年、上百年的孕育，在万千人的心中口里传唱定型。黄梅戏以其愉悦心灵的乡村审美，被著名音

乐家贺绿汀赞为“优美的田园牧歌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黄梅戏从地方小戏一跃成为全国的五大剧种之一。在这个成功一跃的过程中，徐家桥无疑做出了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初，徐家桥输送到安庆黄梅戏剧团就有罗爱文、罗爱祥、殷勤、王鲁明、严肃、于海兵等十多人，这还不算输送到太湖县剧团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各个行当的名家，有的人后来还调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。

如今我到徐家桥，总会去湖滨听听黄梅歌，那里一到晚上都是人头攒动。徐桥人，爱戏还是疯啊！



何慧冰，安庆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，发表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文学评论百余万字。作品多次获奖。